

二王廟與鄭成功父子陵寢

蔡相輝

一、臺南縣永康鄉二王廟

臺南縣永康鄉網寮村有一座二王廟，奉祀鄭王爺，爲臺灣地區王爺廟中碩果僅存之奉祀二王神者，頗值注意。

二王廟廟宇建築爲三間起，單進式。中間爲正殿，中央神龕內奉祀三尊鄭王爺及關聖帝君，左邊奉祀註生娘娘，右邊奉祀福德正神。右殿奉祀八家將，左殿附設幼稚園。廟前一埕，約二百坪大小，爲鄉人曝曬農產品及活動之場所。廟內三座鄭王爺神像完全相同，皆濃眉、巨眼，蓄長鬚，臉色鮮紅。當地居民對神之來歷已不清楚，僅知其姓鄭，爲鄭成功家族人物，卒於當地。

二王廟內現存幾副對聯，係由前清時代留傳下來者，正門對聯云：

鄭神秉孤忠，浩氣磅礴留萬古，
府民留正義，莫教勝議論英雄。

神龕上對聯云：

二座奉明臣，神恩浩蕩罩臺島，
王衷懷漢族，廟貌堂皇鎮永康。

山川門對聯云：

千巖尊重，赫赫威靈，民且眴瞻，
歲欽神像，浩浩凜冽，人間希望。
甲住東西，靄靄瑞氣，凌雲永慶，
內鎮南北，興興有味，耀日呈祥。

上述幾副對聯中，以正門及神龕上之兩幅內容最具體，如譯成白話，即是說：兩位王爺姓鄭，是明朝臣子，生前秉孤忠，爲漢族復興大業而奮鬥，其浩氣磅礴充塞天地，足以留傳萬古，其事業最後雖未成功，但對臺灣却有大功德，臺灣府居民不以成敗論英雄，爲表彰正義，故在永康建廟祀之。根據上述資料，如果讓學過中國歷史者來研判二王廟主神爲誰，其答案必是鄭成功、鄭經父子兩人。

二王廟右殿牆上嵌有兩方石碑，係清咸豐七年（西元一八五七年）舉人鄭朝蘭所撰，原碑缺題，碑文云：

郡城之北，相去六七里，有二王崙焉。前里人立廟於此，崇祀關聖帝君，旁列二王，故其崙並號曰二王，夫祀帝君而繫之以二王者，以二王爲之始基也。其始不知建自何人，迄於今，相延百有餘年矣。其廟屢經風、蟻，棟瓦傾頽，不爲之興工修葺，恐神亦有所難安。矧夫帝君之赫濯古今，加之二王之靈應，禳災植福，實重賴之。共荷帡幪，蒙神降乩，稍移其地，改立座向，締造更新。然工費浩繁，必爲集腋成裘而後廟可告成。幸有同志之人，前後捐貲相加，以共成其事。蓋起造於壬子之冬，而完工告成於丁巳之春。庶幾廟宇重興，馨香勿替，凡茲境土內外，皆獲福於無疆矣。戊子科舉人截取知縣鄭朝蘭序。選擇吉課日師甘時雍。謹將前後兩次合捐喜助芳名開列於左（下列捐款者姓名、數目。捐款者約三百人（或單位）、共捐銀一千五百三十

六兩一錢)。

從碑文內容，可知此廟是以二王爲始基，並稱當地爲二王崙，後來不知何故，迎祀關聖帝君爲主神，二王反降爲陪祀神。

二、臺灣史上之二王

臺灣史上人物擁有王爵者，頗不乏人，如鄭成功延平王父子，明監國魯王、寧靖王朱術桂等皆是，但二王合稱，指的應是武王鄭成功、文王鄭經，兩人合葬、同廟，合稱二王。

鄭成功於明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年)驅逐荷人，收復臺灣，次年五月八日即薨逝於安平鎮王城，旋葬於洲仔尾之地。至永曆三十五年(清康熙二十年，西元一六八一年)正月八日，鄭經亦薨於承天府行臺。嗣王鄭克塽將其附葬於成功之陵。

因成功父子在世時非常謙恭，雖曾受永曆帝延平王及潮王之封，但成功父子終身祇用隆武帝所封招討大將軍之銜，如現存英國倫敦博物館，鄭經所頒之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曆上所鈐印文，即爲招討大將軍印。

成功父子爲匡復之業竭畢生心血，義問昭于六宇。既薨之後，已無朝廷可予贈諡，嗣王克塽乃爲拜表請追諡成功爲武王，經爲文王。夏琳於閩海紀要一書中載其事云：

初，永曆封成功爲延平王，尋晉潮王，成功謙讓不敢當，終身祇稱大將軍。至是(永曆三十五年四月)，克塽拜表，請諡爲武王，併世藩爲文王。其略曰：竊維國有盡臣，世篤葵忱，朝行諡典，用闡幽光，所以昭公

道而勵臣節者也。粵自甲申板蕩以來，虜氛肆播，不共之仇，惟臣家罹禍最慘；匡復之業，亦惟臣門匪躬不懈。伏念臣祖成功，賜姓封延平王晉潮王，誓師奮武，誓震三吳。暨臣父經，奉朔討罪，恢復七郡，天運未回，事多廢沮，而義問昭于六宇，心血亦竭于畢生，此祖宗神明所共鑒其精誠也。臣祖臣父，咸以勞瘁致殞，年皆不踰四十。生荷朝廷王爵之頒，屬籍之賜，猶欲然以國恥未雪，夙夜靡遑，不敢坐享榮貴，虛席名號。茲既殂喪，即欲更捐膚髮筋骨，圖報國恩，亦痛心於無從矣。緬稽古典，勳臣勤死，厥有贈諡，今君門萬里，弗獲請命。惟是諸臣以臣祖父勳在社稷，例有易名，僉舉諡法，以表忠貞，敢借一字之華袞，用慰九泉之忠魄，伏乞俯循公論，錫以譽命，庶稽勳有光於史冊，而志士亦樂效於疆場矣。

因此，成功父子各有諡號，成功爲武王，經爲文王。然不旋踵，鄭克塽即降清，成功父子之諡號遂鮮爲各界所知，而反清復明團體天地會等團體，奉鄭成功爲武宗，當與此有關。

三、鄭成功父子陵寢

鄭成功於永曆十六年五月薨逝於安平鎮王城，葬於洲仔尾；永曆三十五年正月，鄭經亦薨，附葬於成功之陵。至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六月，鄭克塽即降清，臺灣淪於清人掌握，至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成功父子靈柩被遷回福建南安改葬。在清吏高壓統治下，漢人不敢提及成功父子陵寢所在，其地乃不爲人所知，至今日竟

成臺灣歷史上之一大謎題。

成功父子靈柩遷回祖籍改葬之因，據鄭克塽之說法，係臺灣遠隔溟海，祭掃維難，乃具疏陳情遷葬，並奉特旨恩准。（註一）即遷墳之舉，出於鄭氏家族之請求，而獲清廷特准辦理者。

夷考克塽向清廷提出遷墳之請，似寓祈求首丘故土之意。因當時臺灣已入清人版圖十六年，克塽家族人被納入旗營看管亦已十六年。鄭氏黨徒羽翼殆將散盡，已不再能動搖清室根基。克塽之意，或想藉請求遷葬祖父靈柩之便，向清廷祈求脫離旗籍，以免受監禁拘束之苦。殊不知當時臺灣抗清意識仍甚濃厚，抗清事件，史不絕書，如康熙二十三年有林盛（臺灣府）、蔡機功（小岡山）之役；二十五年至三十年有明鄭部將陳辛入水沙連（南投縣山區），結三十六社番抗清之役；三十年有吳球（新港）之役；三十八年有卓介、卓霧（吞霄）；冰冷（淡水）土官之役，使清廷疲於奔命。如放克塽家族出旗歸故里，無異縱虎歸山，給予抗清勢力一大精神鼓舞，故清廷實不可能讓克塽家族出旗。

漢人抗清意識既濃，成功父子陵寢在臺，宛若留一抗清典型供其效法。居於清人統治立場言，實為一大不利事（註二），克塽既上疏祈請遷葬，康熙乃順水推舟，遣官兵赴臺董其役，而成功遺裔，僅克塽弟克舉獲准假，回南安襄助。（註三）此應為成功陵寢遷葬之實情。

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巡臺使者沈葆楨奏請在臺建延平王祠，曾提及遷墳時康熙之態度，云：

……臣等伏思，鄭成功丁無可如何之厄運，抱得未曾有之孤忠，雖煩盛世之斧斨，足砥千秋之頑懦。伏讀

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詔曰：「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勅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置守塚，建祠祀之。」（註四）

觀其文，似清廷待成功父子頗優，但細考康熙、雍正兩朝待成功遺裔之態度，即知此為清人表面功夫而已。

按康熙二十二年夏，克塽降清時，即於降表中，請求准於閩南地方，撥賜田莊、廬屋，並將籍沒產業俱行發還，云：

……獨念臣全家骨肉，強半孺呱，本係南人，不諳北土，合無乞就近閩地方撥賜田莊、廬屋，俾免流移之苦，且獲養贍之資……籍沒產業，俱行賜復。（註五）

康熙對其請求，無一允許，且尅期令鄭氏家族入京。克塽入京後，康熙在表面上雖予正紅旗漢軍公之封，卻有銜無職，鄭氏家族只得坐吃山空。至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始賞給佐領一個。但鄭家因人丁眾多，食指浩繁，家計仍無法維持。克塽乃請求清廷，「將曾寧等十一戶，並原留在閩家口查提來旗，及閩、廣被佔產業查還。」（註六）康熙覽奏後，准將鄭克塽弟克圻發往廣東、福建巡撫清查。其事拖延至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克塽病故前，「閩省旗丁一項，業經府縣查明，晉江、同安二縣產業已經查出，尚未交還。漳州府產業，現在行查未果。其廣東產業，俱被土豪霸佔。及至歸善、海豐兩縣，以無契推諉，並不以部冊為憑。即有佔產之人具呈還產，地方官不容清還，反將家人誘往數載，拖斃兩命。再如歸善縣鹽町等業，復被勢豪陳舜卿等霸佔。」（註七）故克塽遺本奏稱「家道貧寒，難以養贍，懇願天恩，再添賞一個佐領。」（註八）清廷乃准其再添一個佐領，將

克塽親弟克塽編管。至雍正年間，克塽子安福被革職，克塽子安德被降調，鄭家僅剩半個佐領。終清之世，清廷又未將籍沒之鄭家產業發還，鄭氏子孫逐漸衰頹，慢慢從歷史舞台上消失。

由上述康熙待成功遺裔之態度，可知其真心並無敬重成功之意，其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樞歸葬南安之舉動，實為對臺灣居民抗清活動之釜底抽薪計，毫無善意可言。因此，清吏至臺遷墳後，即將成功父子陵寢遺物及有關史蹟澈底毀滅；清吏編修臺灣方志，更不敢妄言成功父子事蹟及陵寢以免買禍。時日一久，成功陵寢所在，遂成懸案。

四、二王崙與成功父子陵寢遺址

清室覆亡，民國肇建以後，即有學者從事考成功父子陵寢之活動，但皆無結果。連雅堂即其著者。連氏於其所撰雅言一書，述其事云：

臺灣石刻之最古者，當推延平郡王墓誌，今已不存，或當時携歸石井亦未可知。余讀鄭克塽所撰先王父墓誌銘，謂王父生平事蹟，先卜葬臺灣，已悉前誌。茲第敘其生卒年月世系子姓，納諸幽壙，用示後之子孫。嗚呼，前誌而在，必為一篇大文，且東都建造之時，無所忌諱，則王之功勳文采，照然炳然，又何求缺漏哉？而最可恨者，莫如舊時府縣各誌，王之事蹟，既不敢言，則王之墓址亦不一載，執筆者之獻媚新朝，亦可鄙也。民國十九年十月，日人在臺南市兩廣會館舉行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時任臺灣圖書館館長之山中樵氏，於其編著之臺灣三百年之史料一書中亦云：

鄭氏三代事蹟存於臺人腦中頗深，故為艾除臺人腦中之記憶，一對歷史或史蹟之態度必有所考慮，二見臺人崇拜中心之鄭成功墓，恐使一般人追懷已往善政而影響其統治，故乘克塽疏請歸葬祖父遺骨，准其將墓移築石井，直至於今，其墓舊址亦遺失而不明矣。

臺灣光復以後，學術界又興起尋找成功父子陵寢之行動。其中部份學者認為臺南縣永康鄉鹽行村之鄭其仁墳墓遺址即為成功父子陵寢所在，但亦有人持相反看法。民國六十六年二月，石萬壽等人在鄭其仁墳墓遺址從事考古挖掘，結果證明該處並非成功父子陵寢所在。（註九）

成功父子陵寢遺址，雖經學界多年追尋無結果，但位於洲仔尾網寮村之二王崙，是否為成功陵寢所在，卻無人加以措意。

「崙」字之意，指寬坦之高地，即小山丘之意，亦可當貴官墳墓講；崙之得名，常具特殊典故。如諸羅縣境有一地名皇帝崙，即因鄭經征南社番，親屯兵於其地而得名。（註一〇）葬鄭成功曾、蔡二姬之土山稱曾蔡二姬崙（註一一）。依此類推，二王崙之得名應與二王有關；二王既專指成功父子兩人，二王崙自應與成功父子相關。而成功父子生前並未同時駐紮臺灣，二王崙自非因兩人曾在其地駐紮而得名。崙既非小山，自有可能為陵寢之所在。如二王崙為成功父子陵寢所在，則二王崙上之二王廟應為二王陵寢之享殿。如此，再反過來看永康鄉二王廟之對聯及碑文，便不會覺得突兀，並加以接受。而當地人迎祀關聖帝君為主神，降二王為陪侍神，則因清廷崇祀關帝，可藉之避清吏耳目，暗中保存二王祀統於不絕也。

五、二王廟與代天巡狩神

清初所修方志，對二王廟尚有記載，要至康熙末年以後始無之。有關二王廟最早之記載，見於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福建巡撫金鉉、鄭開極等人所修之福建通志。該志卷十一祀典，臺灣府祠廟云：

二王廟，在府治東安坊，乃代天巡狩之神，威靈顯赫，土人祀之。

將二王廟置於祀典志，代表修志者視其神為符合禮記祭法所云「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之原則，為國家祀典之所在，非一般淫祠雜祀之對象。據此原則來考究代天巡狩之意，即可獲知二王所祀神為誰矣。

巡狩兩字，原為天子巡歷諸侯國之意，引伸成天子應行執行之職權。其制春秋時代即已有之。孟子梁惠王篇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即其明例。其事慢慢演變成制度。禮記王制篇云「天子五年一巡狩，諸侯三年一朝覲」即為巡狩已經定型成制度之證，此後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有帝王巡狩之記載。其制傳至明代，已經非常豪奢。據明史之記載，巡狩之制僅雇從馬步軍一項，即動用五萬人（註一二），人力、物力之浪費十分可觀。因此有人評其不切實際。

明萬曆年間，閩人謝肇淛曾評巡狩之事，云：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周於四岳。今一巡幸而所過郡邑囂然騷動矣。……蓋古者不獨上之節省，其儀從有限，亦且下之富饒，其物力可供。今則千乘萬騎，徵求無藝，而尺布斗粟，無非派之丁田者。至於供億之侈靡，中涓之需索，日異而歲不同。十年之間已不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窮極。故天子之不巡守也，侯王之不朝覲也，亦時勢使然也。（註一三）

因天子親自出為巡狩耗費繁多，賢天子為免民間疾苦，輒有派遣大臣代為執行職權之舉，此稱為代天子巡狩或代天巡狩。

代天巡狩之觀念，在清初尚普遍存於一般人心目中。由乾隆本泉州府志楊旬瑛傳之記載，即可證之。泉州府志卷四十五，楊旬瑛傳云：

楊旬瑛，字維六，晉江人。明大學士景辰子。天啓丁卯舉人，順治己丑進士，選庶常，推為御史。巡按廣東時，尚、耿二藩擁重兵，得便宜行事，欲坐受使者拜。旬瑛至，一拱手，遽登共座。曰：春秋，王人雖微，坐諸侯上，況代天子巡狩乎！二藩改容謝之。

楊旬瑛所處年代，與纂修福建通志之金鉉、鄭開極等人相同。用語既同，所代表之意義亦相同。因此，福建通志所云之代天巡狩神，即其人生前曾代行天子職權，對國家有大貢獻，符合禮記祭法之原則，故死後被人建廟崇祀。而代天巡狩神僅被奉祀於臺灣府，表示其人功在臺灣。範圍縮小至此，則其人除鄭成功父子外，不作第三人想矣。

何以稱成功父子為代天巡狩神呢？此迺因當時滿洲人以

異族統治天下，對漢人猜忌箝制，無所不用其極。成功祖孫三代堅決抗清，編志者避諱言之以免賈禍，但其祀典在臺灣頗盛，又不能不存其真，遂以代天巡狩神稱之。且稱成功父子為代天巡狩神亦有所本。

按成功初出仕，隆武帝即封之為招討大將軍，賜尚方寶劍，許便宜行事，至永曆帝時，以行在遠在桂西，成功藩前文、武官員欲一一奏請委任，實有未便。永曆乃許成功藩前設立六官，武官許封至一品。及成功父子相繼入臺，明祚雖已斷絕，但成功父子不之信，繼續奉永曆正朔，代行天子職權達二十餘年，稱其為代天巡狩神不亦宜乎。

福建通志於描述二王廟時，尚敘及所奉祀為代天巡狩神，威靈顯赫，土人祀之等語，雖有隱諱，但卻能傳其神。至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四）高拱乾修臺灣府志時，已不敢多言。其描述二王廟僅云：「二王廟，在附郭縣東安坊。」（註一四）寥寥數語，閱志者已無法窺知二王廟所祀何人矣；尤有甚者，高拱乾不將二王廟列於典秩志，而置於外志，使二王列於叢祠淫祀之流，其情雖可憫，其行卻可鄙。

康熙三十八年，鄭成功父子靈柩既被遷回原籍改葬，陵寢被毀，二王廟自應被拆除或任其傾圮，故康熙朝以後所修方志，即不再見及二王廟之記載。而現存二王崙之二王廟，可能是在乾隆年間臺灣百姓暗中重建（註一五），故未見清修方志記載。

六、結 語

鄭成功父子陵寢，自康熙三十八年被遷回福建南安祖塋改葬，迄今已二百八十五年。因清人遷墳時，全力毀除成功

家族在臺遺蹟，以消除漢人抗清之觸媒。其後編纂臺灣府縣志之官吏遂不敢稍提成功家族事蹟，時日一久，致後人欲尋成功父子陵寢遺址而不可得，此誠人間一大遺憾事。

臺南縣永康鄉網寮村位於臺南市往永康鄉治公路右側之二王廟（註一六），廟後地形高聳（註一七），廟內奉祀鄭王爺。由廟中聯語給予之啓發，並從文物上加以考察，當地可能為鄭成功父子陵寢遺址所在，該廟所奉祀神可能為成功父子。該處實值得相關學術單位前往調查挖掘，若能因而獲致成功父子陵寢遺址所在，解開百餘年來之謎團，誠為一大幸事。

註一：康熙三十八年五月，鄭克塽所撰附葬祖父墓誌銘云：「……歲癸亥，不孝克塽等舉國內附，挈眷入京，蒙恩封漢軍公。念臺灣遠隔溟海，祭掃維艱，具疏陳情，乞遷葬內地，奉特旨恩准。」

註二：成功陵寢遺址至康熙末年尚為遺民抗清之精神號召中心。王必昌臺灣縣志，卷十五雜記志，兵燹云：「（康熙六十年五月）初四日，（朱一貴）自鳳山逆居道署，越日，詭言洲仔尾海中浮出玉帶、七星旗，鼓吹往迎，以為造逆之符，僭號永和，蓋慮賊黨之相併也。」其時成功父子靈柩已被遷回祖籍改葬二十餘年，朱一貴尚需藉其遺蹟以資號召，難怪清人必欲亟亟將成功父子靈柩遷回原籍。

註三：其事見鄭克塽撰，鄭氏附葬祖父墓誌銘。

註四：見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卷五，請建明延平王祠。

註五：見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一封域志，附偽藩鄭氏降表。

註六：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三本，已故公鄭克塽母黃氏再籲天恩請查產業殘業。

註七：同註六。

註八：見明清史料已編第七本，正紅旗漢軍佐領綠由冊。

註九：參閱石萬壽，洲仔尾鄭墓遺址勘考報告，南瀛文獻第二十四卷，頁五—三十五。

註一〇：諸羅縣志卷十二雜記志，外紀云：「地高而寬坦，臺人謂之崙。邑有

黃地崙，僞氏踞臺時，征南社番，親屯兵於此。番呼皇帝，遂以名崙。猶麻虱目之呼爲皇帝魚也。相沿已久不可復改，沿其音而易其字。

註一一：道光十年，臺灣采訪冊，載溪仔墘溪，源出東門外太爺廟前，過竹溪寺邊，轉過曾蔡二姬崙。其墓至今尙存。

註一二：參閱明史卷五十六，禮十，嘉禮四，賓禮。

註一三：見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五，事部三。

註一四：見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九寺觀，附宮廟。

註一五：現存二王廟碑記立於咸豐七年（一八五七），碑中謂不知創自何人，相沿百有餘年，即其廟之創建年代可再上溯百餘年，茲以百有餘年爲一百十年計，咸豐七年上溯一百十年，爲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而二王崙之稱呼，康熙年間已見民間流傳，故二王廟真正創建年代必在康熙年間以前，由此可推知二王廟曾一度被毀，至乾隆年間始再暗中創建，並迎祀關聖帝君爲主神以掩清吏耳目。

註一六：二王廟於臺灣光復後，因地震傾圮，今已遷往其東方五百餘公尺之網

寮村內重建，原址部份改建成市場，部份仍爲廢墟。

註一七：日本大正十五年測繪臺南市北部地形圖時，該處標高爲二十九米，地形突出。

作者簡介

蔡相輝臺灣省雲林縣人，民國三十九年生。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學系、史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獲博士學位，現任中國國民黨生產第十七支黨部組長，兼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開授臺灣省志課程。蔡氏早歲即沈潛於臺灣歷史文化之研究，曾於民國六十二年於文化大學創設臺灣文化研究社，爲國內大學社團以研究臺灣文化爲宗旨之首。現仍繼續爲臺灣歷史文化之教學、研究而致力。

— 獻 文 灣 臺 —